闽东巾帼

■邱树添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一

梭镖刺进心脏的那一瞬间，施脓禄感到一阵钻心的痛贯彻全身，她本能地惨叫一声，同时感到腹中胎儿似乎猛地踹了一下，便失去了知觉。可怜肚子里的孩子还来不及见天日，来不及看一眼世间，来不及叫一声“妈妈”，就和母亲惨遭毒手了。

施脓禄1904年生于福安县田头岗村，嫁到霞浦与福安交界的松罗乡南溪村，勤劳朴素，是当时福安中心县委书记马立峰的表妹、县委委员施霖的姑妈。因此，自1933年初开始，马立峰、施霖等人就以走亲戚的名义到施脓禄家里开展革命活动。

1933年10月，中共福安县委在施脓禄家里召开重要会议，叶飞、詹如柏、施霖等闽东革命领导人都相继乔装打扮进入会场，但县委委员郭秀山等人稍晚一步，由交通员施隆弟带路，也抄小路朝南溪奔来，眼看快进村了，却遇到了霞浦大刀会的20多名反动会徒。尽管施隆弟坚称，他们有急事找堂姐施脓禄，但匪徒仍把他俩抓了押往南溪村对质，并将施脓禄家团团围住。

事出突然，正在屋内准备开会的叶飞、詹如柏、施霖等人措手不及，悉数被抓。

“这可怎么办呀？”施脓禄心急如焚，很怕暴露叶飞三人身份，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她分析认为，匪徒一时半会儿弄不清叶飞等人身份，还有营救余地。她急忙连夜赶到十里外的牛落洋村向中心县委领导汇报情况，紧急商讨营救办法，一致认为在被捕的领导同志身份未暴露前，要赶紧施救。经多方交涉，匪徒答应放人，但条件是要九家连坐具保，另外还要交“草鞋费”500块大洋。

救急如救火。这是一次生死大营救。为早日救出被捕的闽东革命主要领导人，施脓禄满口答应。

对于穷乡僻壤，500块大洋不是小数目，而且时间很紧。施脓禄临危不惧，边吩咐丈夫赶紧通知施霖家，边和刘新贵紧急行动起来。乡亲们听说后有的卖地，有的卖掉口粮，有的卖掉牲畜，倾囊相助，很快凑足500块大洋。与此同时，村民刘学清、刘佬仁、刘嫩妹等七户都主动出来担保，加上施脓禄、刘新贵共九户出具了保书，摁下了鲜红的手印。

押上身家性命和财产，尽管只用了一天一夜时间，就将叶飞等七名同志全部救出，脱离险境，但机智勇敢的施脓禄心里明白，匪徒终究会知道真相，于是她安排其他村民外出避难，独自留下来应付。

不出所料，福安县国民党当局很快发觉情况，紧急纠集力量搜捕南溪村，参与担保的九户农民房屋全被焚毁。因为领衔担保、留守村中，施脓禄遭到逮捕。敌人对她软硬兼施，要她说出被保人员和其他保家，但她只字不吐。敌人无计可施，便用梭镖刺进她的心脏。

一个年仅29岁的生命为革命牺牲了，连同肚子里的孩子。

“九家连保”的事迹反响巨大，轰动八闽。2009年10月，南溪村竖起了一座纪念碑，上书“九家保”，雄伟挺拔，像一座“红色地标”耸立在闽东大地上。

于是，南溪村渐渐有了一个新名字：九家保。

二

一阵从未有过的钻心刺痛，让陈奶兰惨叫一声便昏死过去。

46岁的陈奶兰只有一种选择——忠诚还是背叛？这个问题自从被捕的时候就一直在她脑中盘旋，但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1934年，闽东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和武装斗争波及周墩城乡，唤醒了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风云激荡，紫云村也成了红军游击队活动和落脚的地方。此时，儿子廖光有已是一个20多岁的热血青年，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加入闽东游击队第六支队。由于他阶级觉悟高，革命坚决，作战勇敢，很快成长起来担任了第六支队二分队长。

陈奶兰看在眼里，喜上心头。独生子一直是她的骄傲，原来叫“廖拥茄”，为了革命，她将儿子改成现名，隐含“光荣就有他”之意。她全力支持儿子参加革命，把家作为地下革命的联络点。每当游击队到她家开会碰头时，她就抓一张凳子坐在门口，装作纳鞋底、弄杂活，实则为游击队放哨望风。耳濡目染，她的阶级觉悟逐渐提高了。因此，她满腔热情地、主动地帮助游击队送信，经常来往于楼坪与紫云村之间，成为我党闽东一位名副其实的交通员。1935年陈奶兰参加了紫云村妇女会，被选为负责人，正式任交通员。

长衫、阔裤，陈奶兰搞地下交通工作非常出色。她多次把信件藏在发髻、袖袋和裹脚里，挎着篮子装作串门走亲或扮成“乞食婆”，巧妙地瞒过敌人。经常风雨无阻裹足蹒跚地来往于西北区送信，还时常到邻县的政和、屏南和寿宁等地去执行各种联络任务，多次深入敌区摸清了敌人的军事情报，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深得上级领导信任。

不仅如此，陈奶兰作为周墩紫云村妇女会负责人，还积极组织妇女，帮助过境红军、游击队洗衣做饭、送水和放哨。她胆大心细，能说会道，组织工作能力不断提高，远近闻名。1935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冬，儿子廖光有受命到楼坪村侦探民团情况，不料行踪被狡猾的张景钟发现，不幸被捕，当天就被枪杀抛尸野外。噩耗传来，陈奶兰悲痛欲绝，但她忍着巨大的丧子之痛，用双手掩埋了儿子，擦干悲伤的眼泪，决心与反动派斗争到底，讨还血债。

愤怒的母亲开始行动了！她先是向当地革命组织负责人凌福顺报告儿子被杀害情况，然后奉命跑到闽北请来红军独立师和周墩独立营一同围剿反动民团和地主恶霸，予以致命打击。但罪大恶极的张景钟却趁乱逃走了。

1936年3月的一天，陈奶兰奉命前往政和县送信。和以往一样，为慎重起见，她将信藏在袖管里，挎着篮子，装作挖野菜的样子向村外走去。不料，张景钟正带着十几个团丁挨家挨户逼租逼债。陈奶兰刚出村口就被他们发现了。一通盘查，陈奶兰身上藏着的信也被搜出，于是连人带信被押回楼坪。团丁用皮带把陈奶兰抽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可她咬紧牙关，只字不吐露革命秘密。

血，凝固了又复流。如此反复，惨不忍睹。

恍惚中，她似乎看见了儿子和丈夫。昏沉中，她仿佛想起了那些充满激情的日子。

滴出的是血，喷出的是愤怒。敌人用尽残酷手段，陈奶兰宁死不屈。敌人把她拉到村外溪边枪杀时，年仅46岁。

深山吐幽兰，陈奶兰把闽东女性的坚贞、刚烈发挥到了极致。这是人格之美，这是信念之美！是一股由革命理想衍生的坚不可摧的力量，芬芳涌动在历史深处，又一路奔腾而来，给现实以昭示与引领。

三

山高海阔，闽东儿女多血性。

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中，血雨腥风的闽东，革命与反革命的博弈，忠诚与背叛的较量，灵与肉的倾轧，人性善与恶的纠结，考量着每一位闽东儿女。

史料记载：革命时期，宁德地区（俗称闽东）1031个村庄被毁，13.1万多间房屋被烧，财产被抢不计其数。1.1万多人惨遭杀害，被敌人抓走1.7万多人，饥饿疾病死亡9.49万多人。16.8万人参加革命，5万多人献身。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上就有一位红军战士和四位革命群众献出宝贵生命。

血雨腥风中，闽东女性更是以优美柔弱的身躯，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和壮烈写下了气壮山河、慷慨悲歌的一页，惊天地、泣鬼神。她们代表了成千上万闽东女性的勇敢刚强与高贵美丽。

除了陈奶兰、施脓禄，还有金维娇、谢桃香、罗桃妹、彭菊眉、彭明连、蓝其妹、李然妹、吴丽容、施月姿……这些名字像群星璀璨，让人闻之无不动容，肃然起敬。

灵山秀水出美女。闽东姑娘美，那是山水的浸润，那是大自然的恩赐。

而陈奶兰、施脓禄等人除此之外，更有超越自然之美、形体之美的理想信仰之美。它没有雕饰，却惊心动魄；它能掀起万丈光芒，陶冶情操、撼动心灵。

这种美超凡脱俗，不因时间而流逝，不因岁月而褪色。这种美历久弥新！她们将美丽与高贵熔铸成一座座高峰。因此，翻晒一段似乎渐行渐远的历史，重温一个个真实故事，是为了更好地纪念和培根铸魂、砥砺前行……

闽东姑娘美，闽东巾帼烈。

她们的初心与信仰也熔铸着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丰碑！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永远的家

■乔林生

1

1978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同每个中国人都息息相关的春天。于我本人，有两件大事发生：一件是国家落实政策，母亲带着弟弟妹妹离开插队落户10年的乡村，举家返城；一件是在空军工程兵某总队警卫排当班长的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赴兰州参加全军新闻训练班招生考试。

部队政治机关把这个名额给我，与冬眠了10年的大专院校恢复高考招生有关。1977年11月，上级分配给我们部队两个参加地方高考名额，经层层选拔，我和施工大队另一名战士走进设在驻地铁路一中的考场。记得我俩走出考场时，有位监考老师当面说：“这个考场，就你们两个当兵的答题答得最好。”令人焦灼的是，我始终没有等到我的具体考分。等到的最后结果是，那名战士高高兴兴去了陕西省公路学院洞库专业学习。

说实话，我心里并没有太多失落。

这时我的服役期已满4年，自己的打算是退伍后再好好复习一段时间，来年考广州的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籍战友经常把领改革风气之先的家乡说得天花乱坠，这让我对美丽的羊城无比向往。

1978年春天就是这样充满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就在我准备年底“向后转”时，上面又来了指示精神，原总政治部委托解放军报社办一个全军新闻训练班，要在各大军区、军兵种连、排干部和预提干部对象中招考一批学员。我们分到一个参加考试名额，政治部研究后，确定让我去应试。

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举办全军新闻训练班。在各大军区都设置了考场。

我们这片的考场设在原兰州军区招待所一个大会议室里。头一天考的是政治理论及历史，第二天是语文常识及命题作文，第三天是口试。监考官是报社通联处派来的两位老编辑——高建新和唐建亮。

那几天，正好原总政军乐团来兰州演出，也住在军区招待所。我们在考卷上答作文题的时候，听到女演员圆润、浑厚、清亮的歌声从长长的走廊通道上传来（后来我多方打听求证才知是韩芝萍在练声），那么悠扬，那么悦耳动听。令人感到世界的美好，春天的美好。在歌声的陪伴下，我文思泉涌，作文一气呵成。30年后见到韩芝萍，我告诉她：你的歌声改变了我的命运。她听后很是意外。这是后话。

口试时，面对两位考官连珠炮似的提问，我紧张得语无伦次，脑子里常常一片空白。中午围着一个大圆桌吃饭时，我看见对面的高老师、唐老师相视一笑，好像在说我什么。我想我彻底完蛋了，一整天情绪低落，连去黄河边游览的兴致都没有了。

料想不到，我竟然被录取了！口试虽然差强人意，但政治考试我考了86分；作文《杨柳青青》排名第一，作为学员优秀答卷之一刊登于《军报生活》，在编辑部引起不小的反响。

去北京之前，部队批准我回了一趟家。我惊喜地发现，不仅仅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有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命运，我所熟悉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道甚至每一个家庭，都在发生着从前不敢想象的变化。似乎每颗蛰伏的心，每种新奇的想法都在跃跃欲试。

2

正是在无后顾之忧、大有可为的心境中，4月底，21岁的我穿着一双解放鞋，背着方方正正的背包，怀着一颗充满期待的心走进了解放军报社大门。

我走进了一个温暖的集体。50余名学员住在报社办公大楼六楼东头的七八间屋子里，社领导轮番来看望，编辑部的同志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因为我年龄最小，在生活等各个方面受到大家的关心照顾是最多的。比如一个房间四张床，领队让我先挑一张朝向位置好的床睡。

1978年正是意识形态领域“开禁”时期。学员们时常有幸在内部电影院和报社篮球场上看到诸如《流浪者》《阴谋与爱情》《冷酷的心》等一批重新“出笼”的优秀外国影片，也可以在报社资料室借阅和在新华书店购买一些新书、好书。北京的大千世界，世界各国的文化，如潮水般猛烈地席卷着我这个来自西部高原的小兵。

新闻训练班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是上课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有时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那时特别流行一句话：把曾经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杨子才老师说：“时不我待，给你们吃的是压缩干粮。”我们常常连轴转地听课，连夜整理笔记，生怕漏掉每一个观点，每一种感悟。有时写着写着，头“砰”的一声磕在桌子角上了，但痛并快乐着。

记得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有吕梁、邵华泽、和谷岩、杨子才、陈济、陈捷、林剑、林兆义、宋维、宋群、宋琼、刘书忱、卢纯田、尚力科、王建国、章文龙、郑励新、王澍、钱永祚、刘绍荫等人，还有从地方大学、新闻单位请来的一些大家、名家。他们给我们传授文化知识，教导我们如何采访、写作，如何做事、做人。

记得负责管理学员一日生活的高建新老师，曾用手掏过厕所里堵塞的下水道，接人、送站，为我们做了很多具体事情。

记得宋琼、梅定璋、阚士英、李启科等老师带我们去胶东半岛采访。从天津塘沽一上船，我们几个空军学员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赛起诗来。什么“钦差大臣飞山东”，什么“一路海风送君行”，争高论低。很快，头一次坐船的欣喜便被接踵而来的眩晕、呕吐所带来的痛苦取代了。第二天早上，面无人色的我被同伴们架到了码头上。

记得在编辑部实习时，带我的张文荣老师对我说过这样一些话：新闻的成功是选择的成功；要关注人，关注不同人的不同命运；记住，只有打动你的事情才能打动读者，不要写那些无病呻吟的东西；事情是个什么样子，一是一、二是二照实写下来就行，不用人为地设计、构思。后来，我不仅照着做了，还把这些经验传授给我带过的学员、报道员。

记得部队很快转来我提干的有关手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正儿八经地领工资，从财务科会计贾吉平手中接过52元钱后，便上街买了西瓜、糖果之类招待学友们，大家欢聚一堂，好不热闹。

记得我从自发来稿中选编了一篇稿件，在军报长征副刊登了大半个版，令人兴奋不已。很多人的名字我记不住，但很多年以后我还记着该文作者叫姚文果。有一次参加海军部队的一个活动，我遇到在原总政机关工作的姚文怀少将。闲聊时，我说很多年前我给一个叫姚文果的战士编发过一篇报告文学《高高的瞭望塔》，他的名字和你的名字只一字之差。没想到姚将军回答说：“他是我的亲弟弟呀！就因为在军报上发表了大块文章，他后来还提干了呢！”

3

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学习生活。虽然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奠定了我们终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基础，在我们脑海中留下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以后，报社又办过几期新闻训练班，报社老同志便戏称我们为“黄埔一期”。我们那批学员先后有10人调入报社工作。总编室调了孙谦，军事处调了陈歆耕、刘新建（他干了一段时间又调回了博山），政工处先调了季桂林，后又调了徐生，通联处调了朱英秋，记者处调了饶洪桥、谭道博、徐文良和我。

人生如梭。一晃40个年头过去了，当年栽培我们的园丁一部分已经作古，一部分还能在院子里散步时见到。当初满头乌发、意气风发的我们，也已两鬓染霜、满脸皱纹，步履多少有些沉重。但是，我们不会忘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年鉴上写下重要一页的1978年，不会忘记我们曾有过的那段紧张而快乐的学习时光，不会忘记引导我们走上新闻工作之路的前辈们。这么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心甘情愿、辛辛苦苦地吃这碗“新闻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常以那些无怨无悔的老报人为榜样，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与这个战斗的集体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厚感情。他乡虽好，终非吾土，这里才是我们永远的家。因为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汗水，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融汇在这张每天散发着幽幽墨香的报纸里了。

文学作品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长征的轮廓

■黄亚洲

也许，现在是做概括描述的时候了
我已经，与长风并肩
站到了宝塔山顶
天空从最高的地方俯冲下来，其中
汁液的部分，成为河流
残渣，构成山脉
而一些最精微的思想，则蜿蜒成
一支部队
并且，很可能，以一面弹洞累累的红旗
作为先导

这是天底下一次最奇异的运动
一些思想，从一地，移到另一地
中间的联结部分，是一根
连绵不绝的血管
是一句余音缭绕的诗歌，甚至，是一根
有脉有血的绷带
这个过程如果进入数学
可以简化成两万五千
进入哲学，那就是负责解释
土地怎样转化成天空，并且怎样
锻打成太阳

还可以从火山口入手，沿着地质学
进入岩浆的长度
还可以通过毛泽东的词赋，将所有
山脉河流，装订成史诗
最后，再说到红旗
它的旗杆其实很锋利，如同地图上的
一把手术刀
所以，这是一次伟大的剖宫产
划痕很长，划痕是一些山脉的等高线
也就是说，一个古老的民族，用
青筋如龙的抖颤的手，捧出了自己的
婴儿

乌蒙山

■唐德亮

一句诗，让乌蒙山
磅礴的雄姿
增添了新的高度

逶迤的山脉
涌荡的云海
坚硬的骨骼，隐藏着
金色的魂魄
苍茫的岁月
浸泡壮烈的传奇

点石成金。乌蒙磅礴走泥丸
伟人的诗句
让乌蒙山动起来
如海浪般奔腾
枪杆种下的树早已苍绿
红军走过的山路
已成一道强劲的经脉

乌蒙山，彩云之南的一座
伟岸深邃的精神峰峦

当兵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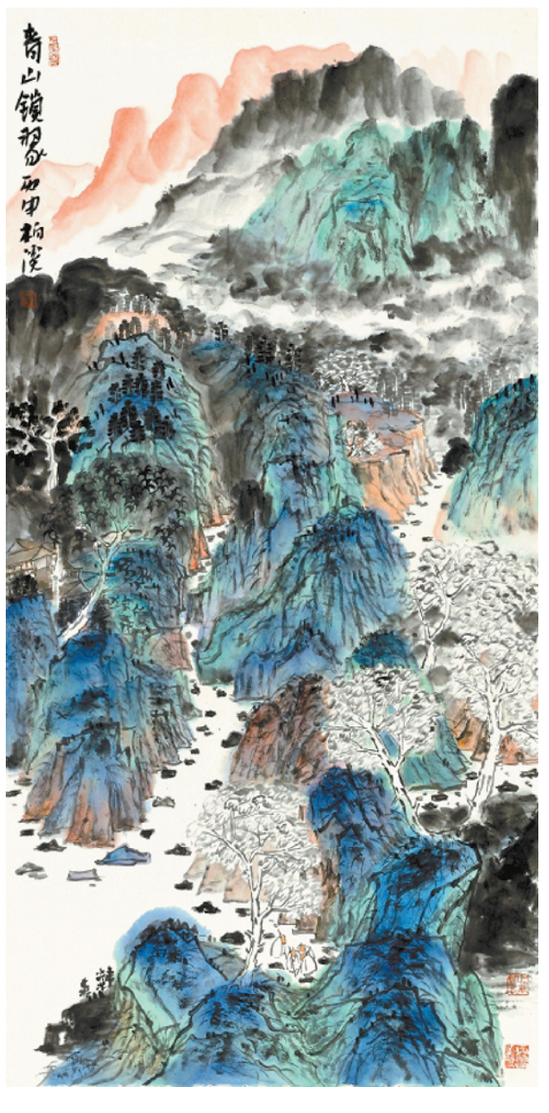
■姜　桦

站在窗前，听一首熟悉的歌曲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
一首《当兵的历史》，词作者
就是曾经睡在我下铺的兄弟

一排小树林走到我的面前
一段岁月，如此难忘又亲近
那一年，带着绿色的憧憬
走进军营
当我用全身的力气，将枪管
与月光保持在同一个水平面
夜晚，陪伴我们整整90天的老兵
突然打起背包，一列列车开往南方
六月，一封发自西南边陲的信件
那封写在阵地上的血书
被雨水，洇成一片鲜红

老兵微笑着永远留在了南方
而我的军装，也只穿了三年
将一段岁月
写成一生中最闪亮的诗行
用一千多个日夜学会的
一首首军歌
伴随我走过无数次的日出日落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
许多年后，重回熟悉的军营
一阵阵波涛依旧在胸膛回响
沿着长长的海岸
绿色的大海正迎面涌来



青山锁翠（中国画）

柏　溪　作

长征　第四六〇五期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30分　印完4时40分